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七十一回 苗王洞岳霖入贅 東南山何立見佛

詩曰：紅鸞天喜已相將，不費冰人線引長。著意種花花不發，無心插柳柳成行。

話說那苗王將岳霖擒進苗洞，喝叫苗兵：「將這小毛蟲綁過來！」苗兵即將岳霖綁起，推上銀安殿來。苗王喝道：「你是何處來的毛蟲，敢將我先鋒挑死？今日被我擒來，還敢不跪麼？」岳霖道：「我乃堂堂元帥之子，焉肯跪你化外苗人？要殺就殺，不必多言。」苗王道：「你父是甚麼元帥，就如此大樣，見我王位不跪。」岳霖道：「我父乃太子少保武昌開國公岳元帥，那個不知，誰人不曉？」苗王道：「莫不是朱仙鎮上掃除金兵的岳飛麼？」岳霖道：「然也。」苗王道：「你是岳元帥第幾個兒子？因何到此？」公子道：「我排行第四，名喚岳霖。父親、哥哥俱被奸臣秦檜陷害，我同母親流徙到此。」苗王聽了道：「原來就是岳元帥的公子，如此受驚了！」遂親自下座來，放了綁，與公子見禮坐下。

苗王問道：「今尊怎麼被奸臣陷害的？」公子就將在朱仙鎮上□二道金牌召回、直到風波亭盡忠的事說了一遍，不覺放聲大哭。苗王道：「公子，俺非別人，乃化外苗王李述甫是也。昔日在朱仙鎮上，曾會過令尊，許我在皇帝面前保奏了，來到化外封王，不想被奸臣害了，令人可惱！你今既到此間，俺家祇有一女，招你做個女婿罷。」吩咐左右：「將岳公子送到裡面，與娘娘說知，端正今夜與公主成親。」岳霖聞言，哀求道：「蒙大王垂愛，祇是我父兄之仇未報，待小侄回去稟過母親，再來成親方可。」苗王道：「你們兄弟多，你祇當過繼與俺，省得受那奸臣之氣。」岳霖再三不肯依從。苗王不由分說，送到裡面。苗後看見岳霖，□分歡喜，便對公子說道：「大王當年到朱仙鎮時，我外甥黑蠻龍曾與你的哥哥結為兄弟。我外甥回來，無日不思想你父親、哥哥，今日纔得知你家遭此大變。天遣你到此，祇當你父親分了你在此罷！」公子無奈，祇得依允。暫且體提。

且說眾弟兄各拿了些大小野獸，陸續回到營中。正是：

獲禽得獸滿肩挑，猛虎逢吾命怎逃？漫說文章華國好，須知武藝衛身高！

不一時，眾弟兄俱已到齊，單單不見四公子回來。正在盼望，忽見那些逃回軍士，氣急敗壞，跑回營來報道：「不好了！四公子被一個蠻王生擒去了！」柴王大驚失色，便對弟兄道：「我們快去救他，不可遲誤！」

眾少爺們聽了，一齊上馬，飛奔來至苗洞門首，大叫道：「快快將岳家公子送出，萬事全休。遲了片刻，踏平你這牢洞，寸草不留！」苗兵忙進來報知苗王。苗王道：「這一定是柴王，待我出去見他。」便坐馬提鑣出洞而來。眾人見他生得相貌兇惡，俱各吃驚。柴王上前道：「你是何人？為何把我岳家兄弟拿了？」苗王道：「俺乃化外苗王李述甫是也。你那岳公子把我先鋒赤利挑死，是我拿的！你們待怎麼？」柴王道：「此乃失誤，若肯放了他，我等情願一同請罪。」苗王道：「既講情理，且請到洞中少敘。」眾弟兄就一同進了洞門。

來到王府，行禮已畢，坐定，左右送上酪漿來，吃罷。苗王道：「眾位是岳家何人？」眾人各通姓名，說明俱是拜盟弟兄。苗王喜道：「如此說，俱是一家人。俺家向日曾在朱仙鎮會過岳元帥，我外甥黑蠻龍也曾與岳大公子結拜，今難得眾位在此，俺祇有一女，要將四公子入贅為婿，望眾位玉成！」岳雷道：「極承大王美意！但我弟兄弟大仇未報，待報了大仇之後，即送兄弟來成親便了。」苗王道：「二公子，不是這等說。你弟兄甚多，祇當把令弟過繼與我了。況且你們在此化外，又無親戚，就與俺家結了這門親，也不為過，何必推辭？若有放回鄉裡之日，俺家就聽憑令弟同小女歸宗便了。」岳雷、柴王眾兄弟見苗王執意，祇得應允。苗王大喜，吩咐安排酒席。

正欲上席，苗兵上來稟到：「黑王爺到了。」李大王道：「請進來。」黑蠻龍進來，見過了李述甫，又與眾弟兄見過了禮。李述甫便把岳元帥被害之事，細細對黑蠻龍說了一遍。黑蠻龍聽了，不覺腮邊火冒，毛髮盡豎，大怒道：「祇因路遙，不知哥哥被奸賊陷害，不能前去相救，不由人不惱恨！」牛通道：「黑哥，你若肯去報仇，到是不妨得的。況且王爺是化外之人，不曾受過昏君的官職。若是殺進關去，百姓人等，皆感激岳伯父的恩德，總肯資助糧草的，若到了太行山，在我父親那裡起了大兵，一同殺上臨安，豈不是好？」黑蠻龍聽了，心中大喜，也不回言，暗地叫一個心腹苗兵，假報李王爺道：「今有獠蠻，領兵前來犯界。」苗王聞報大怒，就命黑蠻龍領兵三千征剿。蠻龍別了眾人，領了人馬，殺進三關，與岳元帥報仇去了。

再說李述甫一邊飲酒，心中想道：「外甥方纔回來，怎麼說就有獠蠻來犯界？事有可疑。」即差苗兵前去打聽。不多時，那苗兵回來報道：「小的探得小大王帶了兵馬，殺進中原去了。」李大王道：「不出我之所料。」因向眾弟兄說道：「俺家並無子侄，祇有這個外甥。他如今殺進中原，與岳元帥報仇，路遠迢迢，無人相助，倘有不虞，祇好存一點忠義之名罷了。眾位公子且請回，祇留女婿一人在此相伴俺家，待外甥回來時，再作道理。」岳雷見黑蠻龍如此義氣，祇得應允，將岳霖留下，眾公子辭別回去。岳霖道：「二哥回家，代我安慰母親，料我在此無礙。」岳雷道：「曉得！」遂別了苗王。

眾人回來，見了岳夫人，將岳霖招贅之事細細說了一遍。岳夫人道：「難得苗王如此美意，我欲親去謝親。」柴娘娘道：「賢妹若去，愚姊奉陪。」次日，柴娘娘同岳夫人來到苗王府中，苗後出來迎接進內。岳霖同公主雲蠻，出來見過禮。當下就擺酒席款待。岳夫人見了雲蠻，□分相愛，到晚作別回來。岳夫人結了這門親，常常來往，倒也頗不寂寞。按下不表。

如今且接著前回，秦檜差那何立往東南第一山去捉拿瘋僧。那何立無奈，監中別了母親、妻子，連夜望招軍城一路而行。行了三四個月，逢人便問東南第一山的葉守一，並無人曉得東南第一山，也沒有人得知甚麼葉守一。何立暗想：「若無瘋僧下落，豈不連累了母親、妻子？」好生愁悶。一日，來到一個三叉路口，又無人家，不知從哪條路去方好。正在躊躇，忽見一個先生，左手拿著課筒，右手拿扇，招牌上寫著兩句道：八卦推求玄妙理，六爻搜盡鬼神機。何立見是個賣卜先生，便上前一把扯住道：「先生，小子正有事疑惑不決，求先生代我一卜。」那先生即在路邊石上放下招牌道：「所問何事？可禱告來。」何立撮土為香，望空暗暗禱告。禱畢，先生卜了一卦，便云：「汝問何事？」何立道：「要尋人，未知尋得著否？」先生道：「敢是西北上往東南上去的麼？」何立道：「先生真個如見！」那先生道：「此卦不好，路上巔險崎嶇，快快回頭，不要去罷！」何立道：「不要說巔險崎嶇，就是死，也要去的。」先生道：「既是你拚得死，我就指引你去。你往中間這條路上去，不到二三□里，就是泗洲大路。若到了泗洲，就尋得著那人了。」何立說聲：「有勞了！」隨在身上摸出□來個錢來，謝了先生。先生拿了招牌，搖著課筒，自轉彎去了。

何立依著先生指的中路，向前便走。走到申牌時分，果然到了泗洲，尋個歇店，住了一夜。次日，訪來訪去，訪了一日，城裡城外並無有個東南第一山。過了數日，並無影響，暗想：「那賣卜先生言語，全無一點應驗。聞說在這裡泗洲山上有一座泗聖祠，祠內神道最靈。何不去禱告一番，求他指引？」定了主意，忙忙的去買辦了香燭，上山來走進廟中，到神道面前燒香點燭，默默禱告了一番。那裡有甚麼應驗？一步懶一步的走出廟門，在山前閑望。忽見一處山石嶙峋，奇峰壁立。何立走近一看，祇見一塊石上鐫著「舍身岩」三個大字，臨下一望，空空洞洞，深透不測。何立思想道：「我半年之間歷盡艱辛跋涉，並無瘋僧下落，終久是死。不如跳入於此，做個了身之計。」欲待要跳，又想道：「我身何足惜，但吾母親年紀八□有三，我若死了，妻子必難活命，何人侍奉？」不覺坐在石上，傷心痛哭起來。哭了一回，那身子甚覺困倦，竟在那石上倒身睡去。

忽有一人用手推道：「快走，快走！」何立抬頭一看，卻是前日遇見的那位賣卜先生。何立道：「好呀！你說到了泗洲就有下落，怎的並不見甚麼消息？」先生道：「你實對我說，要往何處？尋甚麼人？」何立道：「我奉秦太師命，往東南第一山去尋瘋僧葉守一。」先生道：「你不見前面高山，不是東南第一山麼？」

何立回頭一看，果然見前面一座高山，喜不自勝，便慌慌的向前走去。走了一程，來到山前，但見一座大寺院，宮殿巍峨，輝

煌金碧。山門前一座大牌坊，上邊寫著「東南第一山」五個大金字。何立暗想：「好個大所在！」正在觀看，祇見山門內走出一個行者來。何立上前，把手一拱，叫聲：「師父，借問一聲，這寺裡可有個瘋僧葉守一麼？」那行者大喝一聲：「咄！你是何等之人，擅敢稱呼佛爺的寶號？好生大膽！」何立道：「小人不知，望乞恕罪！但不知這寶號是那位佛爺？」行者笑道：「那裡是『葉守一』，乃是『也□一』，音同字不同。『也』字加了『□一』，不是個『地』字？此乃地藏王菩薩的化身寶號。」何立道：「望師父代小人稟一聲，說是秦太師差家人何立求見。」那行者道：「你且在此等候，待佛爺昇殿，方好與你傳稟。」話猶未絕，祇聽得殿內鐘鳴鼓響，行者道：「菩薩昇殿了，待我替你稟去。」何立連聲稱謝。

等不多時，祇見那行者走出來喚道：「何立，佛爺喚你進去。」何立慌忙走進寺中，來至大殿，跪下道：「願佛爺聖壽無疆！」地藏王菩薩道：「何立，你到此何幹？」何立道：「奉家主之命，特請菩薩赴齋。」佛爺道：「那裡是請我赴齋，明明是你來拿我。你也不必隱瞞，那秦檜已被我拿下豐都受罪去了。」何立道：「小人出門時候，太師爺好好的在府中，怎麼說已拿在此？」佛爺道：「你既不信，」叫侍者：「與我吩咐獄主冥官，帶秦檜上殿與何立面對。」侍者領佛旨去了。

不多時，祇見獄主冥官將秦檜帶到，跪下道：「求佛爺大發慈悲，我秦檜受苦不過了！」佛爺道：「你不該叫人來拿我。」秦檜道：「沒有此事。」佛爺道：「你休胡賴。」命侍者：「叫何立上來，與他對證。」何立上殿來，但見秦檜披枷帶鎖，□分痛苦，叫道：「太師爺，小人在此！」秦檜道：「何立！你休叫我太師，祇叫我殘害忠良的奸賊罷！你若回去，可對夫人說，我在受罪，皆因東窗事發覺，如今懊悔已遲！他不久也要來此受罪了。」佛爺叫獄主：「帶秦檜仍回地獄去罷！」獄主辭了菩薩，眾鬼卒將秦檜一步一打去了。何立見了，□分不忍，稟道：「求佛爺恕了主人，何立情願代主人受罪罷！」菩薩道：「一身做事一身當，怎麼代得？但你今已到了陰司，怎能再回陽世？」何立道：「求佛爺慈悲！小人家中現有八□三歲的老母，待小人回去侍奉終年，再來受罪罷！」佛爺道：「善哉！何立倒有一點孝心，可敬，可敬！」佛爺隨命侍者：「領何立還陽去。」

何立叩頭謝了。隨著侍者出了山門，一路而行，卻不是前番來的路了，但見陰風慘慘，黑霧漫漫。來至一個村中，俱是惡狗，形如狼虎一般。又有一班鬼卒，押著罪犯經過，那狗上前亂咬，也有咬去手的，也有咬出肚腸的。何立嚇得心驚膽顫，緊緊跟著侍者，過了惡狗村。

又到一處，兩邊俱是高山，山上石峰尖聳，猶如刀劍一般。山下牛頭馬面，將鬼犯一個個丟上山去，也有丟在峰上搥破肚腸的，也有打破頭的，鮮血淋漓，好不慘傷！纔過得刀山地獄，前面卻是奈何橋。何立到了橋邊，望河內一看，好怕人呀！河內許多鬼犯盡是赤身露體，許多毒蛇盤繞著，也有咬破天靈蓋的，也有啄去眼珠的。又看那橋，那裡是甚麼橋，不過是橫著一根木頭。何立道：「師父，這一根木頭如何走得過去？若是跌將下去，你看這些惡物，不是要處！」侍者道：「不妨，你祇閉著眼睛，包你過去！」何立魂膽俱喪，祇得把兩隻眼睛緊緊閉著，兩手扯住侍者衣服，大著膽走。過了奈何橋，卻是一派荒郊曠野，黃沙撲面，鬼哭神號。何立戰兢兢的問侍者道：「師父！這是甚麼地方，這等淒慘？」侍者道：「前面就是鬼門關，右首就是枉死城。大凡鬼犯進了枉死城，就難轉人身了。」說話之間，已到了鬼門關。那城門下搶出幾個猙獰惡鬼，上前攔住，喝道：「往那裡走？」侍者道：「佛爺念他孝義，命我送他回陽，休得攔阻！」眾鬼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既是佛爺法旨，就請過關。」

何立過了鬼門關，望見一座高臺，何立問道：「師父，這是那裡？」侍者道：「就是望鄉臺了。」不一時來到臺前，何立道：「小人上去望一望，不知可否？」侍者道：「待我同你上去。」兩人上了臺，何立一望，果然臨安城市，皆在目前。侍者道：「你既見家鄉，如何還不回去？」將他背上一推。何立大叫一聲，一跤跌下臺來，猛然驚醒，卻原來在舍身岩，好一場大惡夢！

何立定了神，細想夢中之事，□分詫異：「方纔明明的見了地藏王菩薩，已將丞相拘入豐都。又親見多少地獄之苦，分明是神道指引。不如謝了神道回去，回復太師爺。」隨即再進店來，拜謝了泗洲大聖。下山回寓，歇了一夜。次日，算還了飯錢，起身趕回臨安。在路非止一日，已到了家鄉。進相府來見秦檜，秦檜發背沉重，睡在書房內床上，時時發昏，叫痛不絕。何立來到書房中跪下，秦檜開眼見了何立，便道：「何立，你回來了麼？瘋僧之事，我已盡知，也不必說了。你的家小，我已放了，你快回去，安慰你母親、妻子罷！」

何立叩頭辭謝了秦檜，出了相府。回到家中，相見了母親、妻子，大哭一場。再去備辦香紙，拜謝祖宗，從此存心行善。何立母親直活到九□九歲，無病而終，何立盡心祭葬。夫妻二人又無子女，雙雙出家修行。聞得何立後來坐化平江府玄妙觀中，即是如今的蓑衣真人，未知確否。

有詩曰：冤山仇海兩何憑，百歲風前短焰燈。今日早知冤有報，從前何苦枉勞心？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